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穀梁古義疏序

西漢五經家學今惟春秋公羊穀梁尚存魏晉以來微言大義晻曶不章徒以文字異同爲左氏家參攷而已有清中葉公羊學始大盛而穀梁猶微著書傳世者不逮十家皆未足厭學者之意蓋公羊家之學江都繁露完書具存任城解詁又依胡毋生條例兩大師家法未亾故治之猶易穀梁則師說久湮惟有范武子集解范氏以鄭君家法說春秋鑿枘既多舊義益以汨亂故治之尤難近人至以穀梁爲古文家僞造以坿於左氏者良可喟也井研先生壯年專精穀梁之學所著古義疏數易稿而始定根原王制溝通二傳存漢師之遺說刪范楊之野言較

渭南嚴氏孝

清代補注釋例諸家偶乎過之昔阮伯元見孔撝約公羊通義歎爲孤經絕學孔氏書弗能稱是先生之於穀梁庶近之矣先生與先文學交最篤式誨少得侍教孤露以後先生時時過從訓誨有加既爲先文學作家傳集序乃以此書舊刻疏惡命爲重刊剞劂甫竣而式誨忽遘橫逆先生復貽書當道遠勤將護今春方欲躡屩德門親謁杖履匆匆未果而先生赴至矣哲人云亾海內同悼矧託末契尤所痛心猶幸是書刊成足以慰先生於九京因亟印行之先生別有外編若干種惟起起廢疾釋范二書行世今坿刻於後他日當求禮堂遺稿盡刊布之俾西漢今文家幸存孤學得以益昞於世也壬申寒露後五日世姪

渭南嚴式誨識於成都賁園家塾

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敘

穀梁氏之學孑然而垂爲孤經也蓋二千餘年于玆自漢大司農高密鄭公起廢疾謂之近於孔子其爲卜子夏親授與否可不必疑然要其衷之於聖不甚相遠康成六藝論又曰穀梁善於經意必較公羊左氏爲優而聞見之碻淵源之眞夫固治春秋者之規矩檃括焉而莫之能越者也東京而後漸成絕學尹更始等五家傳說久佚延及江左嘗爲膚淺注者張靖程闡徐邈諸人寖以湮沒幸范氏集解厪存而采用何杜兩家難免盭于師法楊士勳稱其上下多韋縱使兩解仍有僻謬信哉然楊自爲書抑又不逮外此如啖助陸湻宋之孫覺葉夢得蔡元定

輩雅知折中而皆未有成書以闡明之訖我

聖清經師輩出絕學于是乎復振凡穀梁經傳時有條釋其散見者不一家而崇尚專家之學以溧水王氏芝藻爲倡春秋類義折衷見四庫存目踵出者陳氏壽祺穀梁禮說李氏富孫穀梁異文釋許氏桂林穀梁釋例侯氏康穀梁禮證柳氏興恩穀梁大義述鍾氏文烝穀梁補注陳之禮說未經卒業餘皆有專刻惟柳氏之大義述彙萃尤備不意樸學如季平者又能湛思孤詣承諸名宿之後時出已見冀有以集于成烏虖吾惡知當世劬學之士復有風雨閉門覃研極精釐然有當而竟不于昔賢相讓矣乎季平歸者來謁于都門述所撰箸穀梁古義疏十一卷十易稾未爲定本今郵其敘例見示首

明古誼說本先師推原禮證參之王制注疏之外別撰大義屬辭比事條而貫之並綴以表旁及三傳異同辨駁何鄭糾范釋范靡不加詳終之以諸國地邑山水圖外篇都爲五十卷別白謹嚴一無遺漏得其統宗庶乎鉅觀執聖人之權持羣說之平守漢師之法導來學之路不朽盛業其在斯乎昔董子有言春秋無達辭吾則未之信也努力訂成爭先快覩謬附起予竊自多已光緒癸巳八月同學友生錢唐張預謹敘於長沙使院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自敘

穀梁顯于宣元之間不及一世東漢以來名家遂絕舊說雖存更無誦習范氏覘其闒弱希幸竊據依坿何杜濫入子姓既非專門之學且以攻傳爲能末學膚受喜便誦記立在學官歷世千載原夫素王撰述魯學獨專俗義晚張舊解全佚辛巳中春痡微言之久隕傷絕學之不競發憤自矢首纂遺說閒就傳例推比解之癸未計偕都門舟車南北寘心潛索得素王二伯諸大義甲申初秋偶讀王制恍有頓悟于是向之疑者盡釋而信者愈堅蒙翳一新豁然自達乃取舊藁重錄之戊子詮釋公羊繼有刪補庚寅纂述左氏癸巳讀禮多

渭南嚴氏孝

暇取舊藁重加修訂雖在會通三傳而啓學家法不敢稍踰又舊藁至今十年矣所說多不同非大有出入不悉削之以存入門之迹經傳微奧鑽仰無窮俟有續得擬再修補博學君子加之匡正所切禱焉癸巳三月朔井研廖平識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凡例

穀梁先師章句微故著錄班志者魏晉猶有傳本范氏集解不守舊訓今志在復明漢學故專以舊說爲主至於范注聽其別行不敢本之爲說

左氏公羊與傳同說一經不須求異唯漢以後久已別行今旣別解公羊左氏三傳各立門戶不取苟同務就本傳立說然義本相同後來誤解因致岐出者則必化其畛域以期宏通

何氏公羊解詁與穀梁傳說多同傳文各古本互有詳畧非取二傳相推反不明著同者是爲推闡本傳不以膚引爲嫌今注閒有與公羊左氏同者亦由本傳推得之非用二傳也若

傳中所存異說與公羊同者依義解之

春秋爲萬世立經公羊先師誤以爲救文從質爲一時之書與本書經義不合今不取之至於三代之說皆後王三統之義何君于注中多所引用今用其例於一定之中詳其通變之法

陸氏釋文及本傳異文諸書所詳今不暇及至傳文字誤新所考訂皆爲標識有所据改說見疏中至於訓詁人所易明者不更贅及

春秋問辭弟子皆有所據然其据文本禮制文句并用何君以下說春秋者引用經中文句而略于禮制一門多與傳意相

迮今注中据文半主禮制半主文句

三傳言禮制者每傳多各言一隅必須合考三家方成完說許鄭評爭皆失此旨今于三傳禮制異同處据參差互見諸例以說之務使彼此相發互文見義合于禮意爲主不敢輕事杵擊動成齟齬

三傳舊例多文異義同先師門戶過嚴彼此相激不惟不能求益于人白馬非馬主張太過反於本傳有損今于實不相通者立三傳異例表文異義同者立三傳同例表以統之

三傳事實末節細端閒有差舛大事明文則無同異後人吹毛索瘢察及秋毫而不見輿薪今將事實確有不同者別立三

傳異事表其他詳畧參差文實諸說可通者于注中詳之以見異者千百中之一二而同者固大且多也

注以王制爲主參以西漢先師舊說從班氏爲斷初以本師王制用單行中字班氏以下夾行小字因與經傳混改爲夾注凡所不足乃下己意注所不盡更爲疏之以疏坿注故與唐人注疏別行者體例稍異

王制爲春秋大傳千古沉翳不得其解以穀梁證之無有不合今作王制義證一卷以坿經傳之後引經傳及師說注之以相印證

國語爲左氏作本孔子創作舊說坿會事實而成爲經作傳所

謂賢爲聖譯也史記本紀世家又本春秋譜牒而作至左傳史記說事解經與傳異者皆左所無本弟子推考而出其文當全見左氏說微中非國語原文也今除說微外異之外疏中引用實事者以史記爲主左亦間用之

春秋二伯黜陟立八方伯七卒正存西京收南服以九州分中外內四州國則早封之外四州國則漸引之夷狄在九州外春秋小統不治要荒夷狄凡經所稱夷戎狄多有諱避而託之舊說多以吳徐楚秦指爲眞夷狄者誤也楚爲南外四州即爲諸夏內諸夏外夷狄則夷狄屬要荒亦非眞夷狄也

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事有本末前人已詳至於屬比殊未盡其

義張氏辨例編裒錄此例甚詳今悉取用而推本傳例以補之

董子治公羊禮制與本傳實同凡微文孤證本傳先師無說今悉取之如制度及軍制黜陟之類是也又杜氏公子譜本于劉子政世本是本傳師說今亦用之

春秋新義不惟損益禮制名教綱常尤關統繫制度于一定之中以三統通其變至于禮義百世不變傳中禮制義理多本此意說之至傳義與經小別者于經下注明本意傳下則就傳義解之

六經取六合之義又如黃帝六相詩書禮樂爲四教法四時四

方易如天爲空文春秋如地爲實事舉孝經而實之是六經本一貫也先師說相關之處多引孝經易詩書禮樂爲說今仍其義以明六經相通之實

春秋改時制所謂因監損益擇善而從託之六經于時事無關人多不明此意流弊甚多今于各條閒輯周制遺文軼事以見春秋改變之迹六經既定垂法百世後人不能再言改變矣

何君解詁引用京易韓詩攷博士之說本同一家固不別異今仿其例凡本傳佚義取博士說補之

春秋之作上考三王下俟百世大統之法多由此而推今立古

今二例上徵帝王六經下統諸史政治典禮悉考其沿流焉
六經疆域以明文言之詩言天道尙書言五服四海之外春秋
則但言九州且就九州分中外是小莫小於春秋王化由近
及遠由小推大故春秋爲六經之始基帝王之起點（用算學語）先
就九州推詳制度然後逐漸加增故漢人首重春秋以六經
之學春秋爲入門首功非先讀春秋不能讀他經也
春秋疆宇小惟小故於制度記錄詳且瀛海之外仍名九州鄒
衍由小推大則大統之法即由春秋而出然則春秋如書家
之九宮法爲幼學初階老宿亦莫能外之者也
舊用東漢法於今古分劃甚嚴壬辰以後化去今古之迹丁酉

以後乃著小大之分六經中分天下三大三小周禮歸入大統爲海外通典之所本故此本引用說一依小統周禮專言海外者一字不敢取用識者諒之

按凡例未刊之先已經數易其稿癸巳刊入羣經凡例者多字誤今畧爲補正又加四條於後爲丁酉以後續得之說但雖有此義不過詳於易詩二經中至於三傳舊條已成定本於此例殊少涉不敢因之而有移改焉己亥十月

季平識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一

井研廖　平學
宗澤補疏

春秋者魯史舊名孔子有德無位繙經立教上則質諸鬼神而無疑下俟百世聖人六藝之道取法人天詩書禮樂教分四時以易主天以春秋主地以驪宇言之春秋就九州分中外尙書及禮聲教迄于四海詩樂施于海外所謂六合之內也易專明天道兼及六合以外故大莫大于易小莫小于春秋以世代論之易無方體詩書並列各代年皆數千惟春秋乃一代專書年僅二百記世代甚少言方輿則甚狹專作一

經表章典制故春秋爲六藝之開宗治法之權輿由小推大由今推古所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經成以授子夏子夏傳經卽著大傳發明大綱傳示學者卜商首受春秋故以氏其學此傳又先師授受因弟子發問而師引舊傳以答之與服問喪服傳同故傳中凡引傳曰者卽子夏舊傳是也今本爲江公所傳因其居魯與魯詩世稱魯學漢時穀梁有五家傳本各有異同故劉子所引傳文間爲今本所無皆別家佚文也穀梁魯學篤守師法公羊齊學問及大統然舊本一家大綱巨目莫不相同畧有變異皆爲小節國語本左氏傳事之文本以證明口受後來弟子掇事編年坿以說微卽今

左傳是也形體雖分毛裏則一兄弟相尤外侮頻起獨抱一
經其禍烈矣今則化其戈盾以收相濟之功別其係屬以專
異宮之敬凡所不知敬俟來哲

隱公 魯世家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孔子作春秋据魯史文隱公魯君惠公子孝公孫事詳春秋譜牒首隱者春秋感麟而作歷世十二年二百四十天道終人事浹也

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夏五傳云由定哀以指隱桓則隱桓之世遠矣孔子覩麟而作春秋由近及遠撥亂反正先急後緩故定哀爲一家言莊及昭爲一國言隱桓爲天下言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謂是也文由隱桓始王法由隱桓終初治陪臣繼治大夫再治諸侯以返于天子天道數終人事已備再上難微故終隱桓也

元年 十二諸侯年表隱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齊僖公九年晉鄂侯二年宋穆公七年衛桓公十三年陳桓公二十三年

鄭莊公二十二年蔡宣侯二十八年楚武王十九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曹桓公三十五年又序云余讀春秋譜牒云云是史公嘗見春秋譜牒因據以爲說何氏解詁不言譜牒事實使筆削襃貶之意不明史公既據譜牒立說今故取年表世家以爲說焉

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五始也劉子云恭維五始之端在乎正己而己元年君始年諸侯君其封內踰年即位稱元也春者歲之始子丑寅三月爲春建子從周制也王正月者明王一統且以別於夏殷春在王上者以正月繫王以春統正月王不稱天者王猶周也三月有王正春也元年必有正月正君也劉子云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

【疏】五始者春秋緯云元爲氣之始春爲歲之始王爲受命之始正月爲年之始公即位爲君國之始按元年言元餘以一二數春三月有王正月言正餘以一二數下三時不言王餘年不言公即位皆謹始之意五者備爲五始也諸侯君其封內得踰年改元者白虎通德論云諸侯不能純臣于其封內得稱元也春者按夏以寅爲正則寅卯辰爲春周正建子時從而改則子丑寅爲春天罰于子故子得爲春王正月至夏殷也者按古者三正迭用夏正得天與時正並行故周禮云正月之吉者謂周

正云正歲者謂夏正也田獵祭祀用夏正下三月乃繫事明行夏時也王承天者者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是也王不稱天至周也者春秋周不舉周以王爲號周地名嫌與諸侯同故言王如王臣稱王人與諸侯上言國下言人者同如齊人晉人知王謂周

雖無事無事謂言即位不必舉正月据餘年正月不繫事不書謹始也据即位爲君之始劉子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公何以不言即位顧命即位于尸柩之前不侯踰年春秋踰年乃即位稱公者以明一年不二君之義如于前年言即位則一年二君如定公之無正始昭公之之無正終矣即位爲繼立之變文元年必言即位乃有君故不言則爲變以爲其國無君之辭非杜氏所謂行禮受朝爲即位成公志也即位嗣立之名隱公有讓志意不敢當國故不言即位以達其意不言者謂公實即位而不書之辭也成者其事未行而春秋成之也焉成之据與繼故君不同不知所以不敢當君之意言

君之不取為公也據隱不自正知志不即位疏不曰公不取為君者葬乃稱君純臣之辭公爵稱君其言終君之親之之辭不取公謂遺棄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據繼弒不恐此繼正將以讓桓也據不自正知為讓桓繼立知在桓也讓桓正乎據無正疑讓正曰不正據元年有正以正隱

隱不正則讓不正疏魯世家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嫡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

春秋成人之美據聶北言救遂齊侯之意不成人之惡據趙盾許止楚比皆不實弒待之春秋明美惡以示賞罰當時上下濁亂得正者少使原情定罪則有惡無美有罰無賞進退難設褒貶不明王道無以立焉故善善從微疾惡從著于時事有善志善言事雖未行皆褒錄以成事之辭非姑息之小仁乃褒貶之大法也隱不正而成之何也春秋無達辭凡非常例皆有所起此成惡非常辭故問所為將以惡桓也據讓在桓一讓一奪是桓惡也其惡桓何也功罪各在其身成隱惡桓疑二公同罪隱將讓而

桓弒之則桓惡矣【疏】弒大惡慈見將讓聽開言而弒以桓弒怨報德不言隱讓則桓惡不顯也而隱讓則隱善矣唯其爲善乃可成之【疏】弒爲大惡讓爲美德推其讓弒之迹則隱爲善人使不明其讓反與矣僚同科隱公之行律之以道固有未盡能輕千乘春秋所嘉然則不言即位特所以成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亦此意也善者小可之美未可律以道義之名善則其不正焉何也善之宜得正如言救者善則伐者不正是也此美惡相反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據齊桓專封猶見蕆義者家國之大綱惠者仁慈之小節朝廷以義掩恩閨門以恩掩義春秋託王道以爲萬世法故不貴小惠而一斷以義專爲朝廷之治也苟不相妨亦在所錄諸善是也至于公私並見則去私急公傳曰雖通其仁而義不與又曰仁不勝道是也信道而不信邪傳曰人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信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苟于曰從義不從君從道不從父【疏】春秋大受命而深惡邪命奚齊受命而國人不予王子朝受命而以爲嫉皆惡亂命傳又曰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命必本道也孝子揚父之

美不揚父之惡劉子云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行從命推而不從命惟害親也**疏**據譏曹世子朝毀泉臺孝經曰子從父命非孝父有諍子則不陷于不義許衞輒之拒父絕魯莊之私母皆不用亂命也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據隱王則與桓不正隱長宜立惠公愛少子私欲立桓因其幼命隱攝立以反桓隱雖面受其命然乃邪命當改不可信守以揚父惡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若不勝邪明竟立桓矣猶能立隱是其心邪不勝正也己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先君之心邪正交戰孝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稱先君之命明長幼之節絕幼弟覬覦之心杜臣下觀望之隙隱不務此而存匡失之旨以圖與桓隱方讓而以與言如其志也則是成父之惡也惠公立幼之志憪而未行其惡尚未顯著隱追行其志使其志惡暴于天下非惟揚惡直成惡耳兄弟天倫也繼立之道以天倫父命爲重二者失一爲不正陽生得天倫而無父命齊荼晉奚齊有父命而無天倫**疏**隱桓同非嫡子兄弟之倫天所定也欲亂其倫是棄天也春秋奉天先于君父故言天倫以明其不若于道爲子受之父隱已立受國于其父

爲諸侯受之君君天子也班氏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諸侯世子三年喪畢受爵命于天子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已廢天倫棄天倫不若于天道也而忘君父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言棄命也以行小惠春秋貴讓然大德不踰閑小德可以出入今天倫忘君父以小節自矜則私惠小善不足以蔑論大道劉子云窮鄉多曲學小辨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放大義曰小道也傳曰仁不勝道則道與義比曰小道者因讓曰道因義加小隱修小善陷于大惡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千乘者方伯食背田方百里者十開方得方三百一十六里劉子說吳季札曰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去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故春秋賢而貴之說曾子臧曰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疏按春秋貴讓故于二公子皆褒而進之隱能讓亦賢也魯方伯侯百里出千乘邦卒正故亦稱千乘蹈道則未也荀子說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識其不合于道疏按隱公讓國當如曹臧吳札已立當如衞輒隱當父欲立桓之

時不能如泰伯伯夷逃而避之以成父志已立又首鼠兩端使佞臣窺伺卒釀成弒身之禍仁而不斷修小節而忘大道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傷讓德之不終故舉至德以爲法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不言卽位首事三月者行夏正之辭也春秋始于三月終于春以夏正準之則始正月終十二月也首言公錄內也言邾近而親之此見經之卒正卒正也盟春秋之大政進稱字明改制黜陟也 疏 王制一州七卒卒正春秋常敘六卒正其一不見爲方伯所統故不見邾莒當此與內最近故首言之後因紀亡乃進之

及者何据言公會盟內爲志焉爾志者謂志爲此會及猶汲汲也不分內外凡會盟言及者皆內欲之外欲者言會 疏 由尊及卑由內及外皆以及者爲主此言及魯志于此

儀据春秋稱字以伯仲見此兼言儀字也据卒名克經例凡字以伯仲見邾如稱伯嫌爲爵故見實字與孔父同 疏 地理志魯國騶下云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

父据春秋不以伯仲見者言字皆稱某甫猶傅也傅禮書作甫蓋傅從甫聲甫從父聲故或言甫某甫是也男子之美稱也禮經稱某甫以配實字故爲美稱其不言邾

子何也諸卒稱子**邾之上**上下君臣之辭**古微**古謂春秋以前王制曰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又云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疏】春秋前稱字為附庸微國**未爵命于周也**周天子有天下大號也劉子云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屈故得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繼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言古微未爵命於周者明春秋爵命之也邾本附庸春秋初字之以為小卒正後進之以為見經卒正因其國近魯又漸強如秦楚初封甚微後乃大故進之以明春秋有王法也下不稱伯者邾亦夷也以其在滕薛上知為卒正也春秋之義諸侯二伯王後為一等齊晉宋是也方伯為二等魯衛陳鄭蔡楚吳秦是也小國卒正為三等曹莒邾滕薛杞是也一等大國例稱公升齊晉于宋公上明亦稱公也二等侯國例稱侯魯衛陳蔡是也鄭以伯殿于末者鄭畿內國從天子大夫字例卿視侯大夫視伯故鄭居末因時用小國禮也卒正統三十國本百里有功之國為之乃稱字者也方伯侯也六國中首末稱伯中稱子明非爵也許在曹先明許屬鄭為內外之分界不稱伯子辟鄭也不可

稱子伯故獨稱男男託爵也畿內假稱男亦同外稱子伯也外七方伯四十二卒正皆不敘惟敘許因所敘以起不敘也必敘鄭者鄭在末稱伯鄭有卒正則諸侯之有無疑不言鄭則陳蔡衞可見言陳蔡衞則鄭不見故獨敘鄭許也晉不在齊下者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莒同則論姓也陳蔡衞三國不敘互異者三國爵同不嫌鄭必在三國後許必先曹有界畫不可淆且因有定以起無定也小國許從鄭故先之魯屬曹與莒邾爲一等曹以同姓先之滕薛杞又爲一等滕以同姓先之小邾者邾之附庸也隨邾以見故不卒葬而殿焉小國次序有定邾同屬于魯無別義也小國五十里附庸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盟會附于大國不以國名通如小邾子以附邾見是也孟子云附于諸侯曰附庸董子說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二十里人氏方十里益師說同也未爵命故不稱子孟子曰子男同一位春秋邾初爲附庸後受爵稱子小國爵有進退

不日

據內盟重事例日

其盟渝也

渝盟謂七年公伐邾盟以謹信重之日不信略不日月者久乃渝時者速渝日者正以時月差其功過日深淺

昧地名也

有地國者故示其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方伯國在河南新鄭傳云在冀州者晉在冀州二伯不主諸侯故春秋託鄭

爲冀州方伯主之壽書外諸侯也春秋託爲內臣以當三公之位稱侯不稱公其實非內臣也又託鄭秦以主冀梁而二國稱伯者西都王畿王畿不立方伯故不與四州方伯同稱侯使加入爲卿士然故從王臣稱伯也春秋天子三公稱公大夫稱字以鄭爲冀州伯入王朝爲卿士從寰內諸侯之稱與祭伯同而其實以爲冀州方伯故言湯沐邑言監者在喪不稱子以起之春秋以平王東遷盡失西京舊地於秦不勝黍離之歎故王畿以西京爲主以東京爲行在其稱東周爲京師以爲天子行在修周初于東周朝諸侯之禮非實都也故于東都伯鄭以起西周伯秦之爲收復舊京也知伯爲從寰內稱者祭伯來傳曰寰內諸侯又召伯毛伯皆王臣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知從王臣稱伯也鄭稱伯祭仲亦稱字得相統屬鄭以伯攝卿職故名爾貢賦雖時同小國然經之待之同方伯矣劉子云鄭國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頴川之嵩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內是爲鄭

克者何經言克用尚書克商例文只一見傳据經求例**能也**据弗克納葬

疏 左傳得雋曰克雋當爲獲以爲一見例傳以能釋同納葬文然克下必加字乃見殺義大夫生死皆曰獲左傳以得獲爲例亦可訓殺也

何能

渭南嚴氏孝

也据彼納葬有能殺也据目君同殺文言克而不言殺知實未殺春秋誅心以殺科之左傳不言出奔難之也郎能殺之意疏鄭世家莊公元年封段于京京繕甲治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一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舉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走出鄢何以不言殺据趙盾許止可以言弒宜如殺年夫直言殺

疏目君即爲殺辭既欲重鄭伯之罪何不竟言殺之見段之有徒衆也据殺如年夫直殺一人之辭鄭伯縱段以徒衆養成叛逆誅之有名段之徒衆鄭伯之餌也言克然後知有徒衆也段不氏微者疑鄭伯

弟也据下言世子忽知爲弟何以知其爲弟也据不言公子不稱弟殺世子母弟目君据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天王殺其弟年夫皆目君餘殺大夫稱國稱人此引舊傳文也以其目君

言鄭伯知其爲弟也据世子在知爲弟段弟也而弗謂弟据陳招言弟稱弟親貴故先言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据陳招言公子貶之也貶謂奪其爵秩疏春秋大國卿次國卿皆命于天子見經舉氏親貴稱弟公子小國卿不命于天子會盟不見故曰無大夫因事見則去氏曹羈莒挐是也鄭次

國公子親貴乃同小國大夫去氏故爲貶也　段失子弟之道也　據宋辰不失弟道段握兵爲亂思奪君位稟父命失子道故不言子奪兄位失弟道故不言弟　賤段　據挈奚賤之貶去弟公子貴稱而無所繫賤乎賤者也猶不得比小國鄭所謂失嫌也　而甚鄭伯也　據不言子弟明鄭伯亦不以子弟待之如路人然　何甚乎鄭伯　據諸侯殺世子母弟不甚甚者加惡益隱其本罪之輕重而加等治之　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成者未殺而成之也鄭伯爲君當導其弟以禮義不帥教當防閑之怨母偏愛借兵齊檻養成其惡然後討之微倖逃奔志則在于殺也　于鄢　據殺世子母弟不地　遠也　鄢陳地所逃已遠如追而殺之地也　故　猶曰取諸其母之懷中　母弟言母　故　而殺之云爾　已踰竟可以緩追逐之乃窮追殺之與奪諸母懷而死無異

疏　鄭世家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乃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易生夫人愛之　甚之也　故其罪在諸殺上諸殺或蔽于讒間或起于倉卒其道甚易猶有悔心不若鄭伯視如敵國陰謀秘計成心于殺也　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　據窮追見甚于濮譏失賊宜何從　緩追

逸賊親親之道也据夫人姜氏遜于邾以討賊許之于濮議失賊者州吁疏賤弒成君惡重當急誅之此惡小親重又犯在己故可逸賊使弒鄭伯鄭臣子當急誅之不得議親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歸例時月者譏不及事歸言賵求言賻不及死賻專譏生者也疏劉子云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藩屏四方故立京師至于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地予晉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地分小

母以子氏此舊傳語也知者据不言及也禮妾賤不得體君故春秋妾不見於君世不于子世以氏見弋氏卒是也孫世則氏子僖公成風及此是也以子氏明孫不得爲喪主譏隱也

仲子者何据成風以子氏知母爲妾母男女不言及知非兼賵也

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据氏惠公孝公惠公之父隱公之祖禮六藝所定禮以意起疏春秋有王道因舊制而加損益故不故傳中多据以爲說疏拘周禮參用四代因革皆具于經故

傳皆因經立說論語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是也

賵人之母則可（子据為定君公於薨妾後母卒有弋私氏恩妾但母得于賵子以世佐見生知不可得賵賻妾）以加于死者賵人之妾則不可（据妾不見君世賵之畢用尊禮嫌女寵張仲子公羊以為桓母本傳以為孝公妾是魯有兩仲子左傳云孝惠娶于商則兩仲子固不足為疑杜氏從公羊以為桓母傳無明文當同公羊）

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君子謂孔子也）疏辭受之謂心卻之也妾母在子世得賵孫世則否然其卒在子孫之間則賵亦在可受不可受之例故君子以為不必辭卻之心卻之而已其志（据賵恆事不書）不及事也（仲子葬在春秋前賵以助葬來在葬後故曰不及事荀子云送死不及尸柩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襚及事禮之大也劉子云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于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襚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疏班氏說諸侯夫人薨赴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亦欲天子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魯君之貴妾也何況于

夫人
乎
賵者何也據喪有賵含
賻襚之異乘馬曰賵分別言之者互見也
求曰賻歸曰賵含襚
各從所重歸
禮求贖貨也爲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四語皆舊傳
文也荀子云
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玉貝曰含劉子云喪事有賵
者葢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含
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
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束帛五
匹元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元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
纁二各三十尺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
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
參輿元下士不用輿天子衣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
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
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含襚貧富亦有差二
三四五之數取之而制奇偶度人情
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疏】按劉說舊本作知生
者賻賵知死者贈襚
賻賵所以佐生贈襚所以送死今據下
傳改正經無贈知含襚言贈者字誤耳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宋王者後稱公敘在諸侯上不見屬國者
客禮不長諸侯也莊以後敘齊晉下者春

秋升齊晉爲二伯伯主會盟也不日例時月者謹卑盟之始

及者何據高傒及乃公內卑者也據大夫盟猶日外言人不諱公知卑者卑謂未命大夫以下宋人據宋大國會盟有大夫外卑者也據許以下無命卿稱人加此亦未命大夫以下卑者之盟不日盟國重例日卑者位賤所盟淺薄不日重以明尊卑輕重之等宿據下有宿男疑宿同盟不敘如邢也邑名也內邑名蓋宿男國滅爲魯寓公食宿采地部子亦食非國辭疏部所入春秋不以國辭待部與宿言邑名同既爲寓公不復同盟猶卒之者宜有恩禮故一爲紀宿卒再言部子因同姓而加錄焉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王臣三公稱公周公祭公是也卿盟會稱子尹子單子劉子蘇子是也大夫稱字召伯毛伯是也元士言名氏此四選也至于庶人在官者則言人人不如名名不如字字不如子是也祭伯與單伯同魯監也此言來與祭公來同文不繫事以來爲監不可以言事也公羊以來來爲奔本傳以來爲朝各以意說因經無明文故也疏不字言實字舉伯仲者決嫌疑恐名例混故削實存伯仲

來者據王臣來當繫事不繫不知何事來朝也據聘書奔初當譏不言使故以朝言之祭伯天子大夫方伯為天子卿故得以朝言之其弗謂朝何也據屬國于魯言朝天子之大夫不名伯在字例大夫也

疏王制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其爵位正與屬小國相等天子無事小國之朝于方伯春秋所許今弗與與朝則與夷狄不能朝言來同寰內諸侯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頒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尹氏云天子以千里為寰疏寰內九十三國三公百里三上卿中卿六下卿七十里三上大夫中大夫十八共二十一下大夫五十里九上士中士五十四共六十三故曰寰內諸侯也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經書王臣主會及來魯言使者皆有王命之辭也天子縣內九十三國不設方伯天子自統八州之竟每州二百一十國立州伯以統之所屬之國事州伯以事大之禮方伯又朝二伯天子無事得有相朝之禮疏數有期以經書來之例推之則不得外朝他州之伯天子寰內不設方伯以天子為主人臣無外交故非有命不得出竟會諸侯也不正其外交有至尊在上不奉命而私出竟交以尊禮事人非王

也故弗與朝也本無王臣來朝之禮故春秋絕正其義使與夷狄不能朝者同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此言王臣無外交之禮束脩之肉【疏】王引之云肉當作問不行竟中畿內雖有九十三國統于天子不自相朝聘有至尊者二伯爲尊天子爲至尊諸侯爲上天子爲大上諸侯稱師天子稱京師皆以別其尊卑不貳之也凡朝者事大之禮聘于敵國以下亦行之然係諸侯自爲邦國之制天子尊加海內無所不統王臣世祿不世位使各以尊卑相朝聘則所謂一國三公無所主適不能一心于天子禮二伯三公爲之方伯亦使卿經于方伯卿稱大夫亦强幹弱枝收其權于天子以天子統三公三公統百二十官其長皆不敢用君禮以避天子此褻內褻外諸侯禮制之分也【疏】劉子云平王末年魯隱公之始即位也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按此後師異說同公羊張晏引傳作奔也是一本以來爲奔劉非用公羊說也經無明文各以己意立說故後師出入二傳劉子同公羊者近十條

公子益師卒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氏爲字凡公子皆先君之子時君之弟者子

不爲父臣也卒【疏】春秋說題辭大夫曰卒精曜終也卒之爲言者大夫曰卒卒于邦也內公子皆命大夫外已命言大夫未命言公子不言大夫書者古人重死大夫國體錄之重其事

大夫日卒命大夫夫卿也命大夫以日爲正例魯大夫經同時有四見者其上三人爲卿以下則大夫矣經書臧氏叔氏卒皆大夫非卿正也據三家皆日大夫國體卒事重例得日也不日卒俠卒未命大夫不日略之

惡也據得臣惡不日以見之已命當日乃從未命則爲貶以貶知惡也【疏】左氏云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左氏不以空言說經所謂不與小歛即本傳所謂惡所謂葬之加等所謂進之例相同也春秋之例已見者不再見此惡在春秋前不見去日以起之互有所見意如惡前見皆日得臣無所見則去日以此推之不卒者賊翬是也桓不卒大夫隱無臣子也莊不卒大夫不復讎桓亦無臣子也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戎者何齊也潛者內邑也何以知戎爲齊以春秋初不見外州國公不能遠會戎故知爲齊取

滔諱戎之也戎者西方夷春秋不見眞戎

疏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會者據或言及暨外爲主焉爾據伯者主會皆言會知外爲主知者慮論語曰知者不惑主司徒之職慮若管子之論江黃是也義者行義者能斷主司馬之職行若孔子于頰谷使司馬行法是也仁者守仁者不悖主司空之職守若宋司馬子反之留守是也公羊傳曰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于內左傳云一子守二子從此論天子三公之制三公九卿天子有事則從行春秋託齊晉爲二伯而王臣見宰周公祭公者卽從行之二伯也不見三公之全文者以西京當有一公留守未出此義三傳同諸經所說皆無異義有此三者諸侯與天子有大小無異同左傳所云一子守二子從卽魯諸侯制也然後可以出會荀子

云諸侯相見卿爲介按以疏荀子敘錄云又浮邱伯皆受業其教士畢行使仁者居守疏爲名儒申公受學于浮邱伯則荀子穀梁先師也荀說又見大戴虞戴德篇楊倞注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班氏云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者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賢俊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出會謂踰竟

會戎据戎齊取潛疏國語反其侵地棠潛知潛魯與焉危公也据桓不卒大夫明隱無臣子隱無三臣輕身出會故言會戎危錄不致者隱桓世臨天下言雖在外猶天下故不致也疏桓莊皆不卒大夫隱桓弒死不討賊不復讎是隱桓無三臣也故隱桓皆有此傳

夏五月莒人入向莒夷狄也爲卒正者用夏變夷猶中國也不稱伯稱子者曲禮夷狄雖大曰子以此卒正有夷狄故楚吳夷狄有方伯疏地理志城陽國莒下云故國盈姓三十世爲楚所滅少昊後

入者据齊西田言取內弗受也据言入外之辭內得義拒之向据不繫國辭又不言取也我邑

也按左傳以向爲國邑不言入言入亦國也帥據取向城向言向後爲我邑此時爲晉屬國入者得而不居之辭春秋初諱滅言入疏劉子云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

無侅帥師入極不日者去氏已明極爲屬也一州二百一十國立二十一連帥以統之春秋惟六卒正記卒葬餘皆不專記事唯因大國及之極蓋二十一連帥中之一屬長以下及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三等國通不見經也凡

入者據外入內言入內外宜異詞入內弗受也據取邑言取言入外得拒我知滅辭極據伐于亡邑國也據內入諱滅知非邑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劉子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利出者福反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于內者應于外不可不慎也案內滅極勞師于外莒乘虛滅向不能救所得小而所失大外有伐本之罪內自失其與國故君子譏之不稱氏者據公子遂入杞氏滅同姓据去氏知魯同姓國內諱滅言入貶也氏者已命不氏未命去氏故爲貶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春秋初不見外州國則戎狄可知初見戎者明此非戎一爲齊一爲

晉由地而起之春秋託二伯于齊晉惡事爲賢者諱故辟齊取潛又經貶見晉故初見亦辟之不名傳以伐凡伯之戎爲衞此大例也及內爲志公盟例日【疏】此遠會也唐據詩今山西國戎者何晉也何以爲晉以地唐也何爲戎晉未爲伯避見晉故託之戎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紀近齊春秋以爲兗州國稱侯者本爵也初見已有大夫乃小國之大者一州百里國三十凡卒正連帥皆百里者故凡見經之國皆侯伯子男三等小國通不見經也

逆女親者也時禮不親迎春秋制乃親迎故書此以起例【疏】詩禮有親迎者孔子所譏也使大夫非正也劉子云逆女之禮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御輪三周曲顧女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婦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疏】班氏云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以國氏者据紀言朝無大夫會盟言人不當以國氏也爲其來交接于我謂書來會盟稱人來魯乃稱名故

君子進之也據曹莒邾三國不氏大夫必因會事乃見錄者進之也滕以下三國爲卒正下等大夫全不見

疏春秋之例人不如名小國大夫會盟稱人以天下臨之微不得通也來接內以國氏稱以一國臨之未命以名見也人雖下至庶人猶稱人氏國則未命大夫之稱進亦從其貴稱不能變其實此正名實之道也君子孔子也孔子春秋有進退褒貶之事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者字也如今之行次春秋以伯仲配姓者亦以絕嫌疑男女同言伯仲明字例也

禮孔子定禮以爲一王之制故經與之同如此禮文之言與經例合是也婦人謂嫁曰歸據諸侯歸國言歸婦人初嫁卽言歸明以夫爲家從夫之義也反曰來歸反謂出也出言歸者見絕夫家居父母室此在家從父之義也從人者也言歸明有所從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據反曰來歸既嫁制于夫據嫁曰歸劉子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人從夫仿月紀夫死從長子據譏卒朝其子爲子逆婦劉子云夫死歸甯請命于子子從則行否則止婦人不專行

（終身不出三從）必有從也（劉子云婦人有閨門之修而無竟外之志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無擅執之義有三從之道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據與男子同辭婦人行必有從故伯姬待傅死于火也高固自逆不言歸今言歸與履緰逆不同如自行之辭專謂斷在己）曰非專行也（言歸皆與逆起按此師駁弟子誤問之言問者有誤當先正之公羊則隨問隨答口辯取給矣）吾伯姬歸于紀（紀謂君也非適大夫紀不言歸則不見適紀）故志之也（志以明歸紀適諸侯不言歸則與大夫自逆相嫌傳例大夫不以夫人言歸如專行辭不使履緰得逆之以譏不親迎故凡嫁諸侯親迎不言歸不親迎皆如專行辭）其不言使何也（据宋紼幣言使）逆之道微（紀小國無大夫亦無使）無足道焉爾（小國無大夫既錄大夫則君不並見以其微國略之此因始不親迎乃書逆餘從略不見）

疏 此明不言使之例大國有使則經皆不言逆公羊以爲昏禮不稱主人非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子伯二字駢書所以見非爵並以明子貴于伯之義紀莒皆百里國故紀下稱侯也）

此雙見子伯者明子伯非爵春秋假以爲小國侯稱也杞稱伯又稱子亦是此例先子者字不如子莒稱子夷狄也紀本卒正因先亡故春秋以曹代之進邾以補六卒正之數傳釋子伯二說以後說爲正解此一見例

或曰先師一家之說名氏者晚師也無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此謂莒子卒正彩二曹常以伯先之莒子爲夷狄稱子紀以侯臨莒以曹伯之禮自正待莒子以子也春秋以此見紀大于莒且紀初見稱侯有大夫序在莒上明爲六卒正之首故以先莒子也或曰年同陳蔡衛同爵以郎位年先後爲次疏左傳在德不在年五叔爲官豈尙年哉知古以年爲說爵同春秋之例爵尊者在前如公必在方伯侯上方伯侯必在鄭伯上子伯可以互異者以其非爵也疏五等爵尊者先叙春秋子不爲爵言爵者謂本爵皆侯故紀子以伯先也胥盟傳日是必一人先以爲盟必一人在先此以年爵同無所分別又不能不有次序故紀以伯故先之春秋卒正伯子並稱杞伯杞子是也夷狄惟稱子莒邾子滕子凡稱子國左與二傳皆以爲夷狄稱是也紀中國莒夷狄者春秋之叙中國在夷狄之先故卒正上等三國曹以伯先莒邾子雖尊于伯伯爲中國稱故以先莒猶稱子之國此

中外異詞例故下以紀侯先莒子明之以伯者謂可以稱伯也因稱侯知可稱伯也 疏 二說皆失經本義左氏伯作帛古文異字也杜氏以爲履緰字失之遠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內公夫人薨葬皆定日故不言日月例 疏 子氏當以傳爲正左氏無明說公羊以爲隱之母後師推例之說也

夫人薨不地 夫人無外事有定寢故薨不地 夫人者 据文姜稱夫人 隱之妻也 据不書葬知隱妻未畢喪稱夫人明世子妻即位稱夫人 卒而不書葬 据夫人例葬 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据葬宋伯姬先葬宋共公 疏 班氏云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追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被革帶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以繫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則同葬之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鄭人伐衛 衛方伯同姓國篤從中國春秋有內衛之例 疏 此諸侯專伐之始左氏以爲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劉子云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隱減戴衞魯宋咸弑其君爲日食之應

言日不言朔據食常在朔日言朔者二十六食晦日也班氏云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疏按班氏又云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以爲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二傳例事在晦言晦此不言者食當在朔大小餘失乃在晦取前月晦以屬後月言晦則嫌後月晦故不言也

其日有食之何也據鼷鼠言食日在天無食道吐者外壤食者內壤壤傷也日闕處食者納物于口內吐者推物于口外日食時有象于吐食之狀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日體圓明倏然其壞不見狀其情亦如食牛角也倏然復明則如吐之不言吐者吐由食生從其異常者言之有據食牛言鼠食由物生不但言有內辭也據有蜮從內生言有以繫蜮或外辭

也据有鸜鵒來巢從外來言有以繫鸜鵒有食之者据有繫日下內於日也所食之物卽在日內不如鼷鼠別有物親見其從外來食之其不言食之者何也据食由物生食牛繫鼠此當言月知其不可知知也月之食日其形不可覩春秋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此在疑例故不敢質言之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劉子云平王末年魯隱卽位故春秋託始隱公疏周本紀平王四十九年爲隱公元年五十一年卒太子洩父之子林立是爲桓王

高曰崩据梁山傳曰高有崩道厚曰崩据沙麓下陷無崩道爲大異尊曰崩据天王疏按此上皆舊傳文也天子之崩以尊也劉子云崩薨從周尚書曰放勳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既喪是以知武王前不稱崩薨至成王太平乃著崩薨之期尚書翌日乙丑成王崩班氏云天子稱崩別尊卑異死生也大尊像崩之爲言𡾟然伏僵天子撫擊失神明黎庶隕涕海內悲涼疏劉子云崩薨從周者此爲周禮餘參用四代禮

也天子七廟尹更始云據周然則先師說皆以穀梁用四代禮也**其崩之何也**據非梁山沙麓之比**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在民上高也高有崩道崩義由此而取下陷曰崩從高起例故天子尊亦可言崩

疏曲禮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其不名何也**據諸侯大夫名**大上故不名也**荀子云大上天子也上為君名以相別天子至尊不以名相別故不名非本無名也又諸侯立薨以名告于天子

疏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柰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作穿窆之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據說苑修文篇引補按穀梁有五家本今傳一家耳故有佚傳與公羊同故學者當守傳說又當廣傳義不可專己守殘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在會稱子天子卿也氏者見世卿也氏者不卒不卒則無見其卒者見尹氏已卒

其位當不世也卒則不日日者謹之也爲【疏】詩稱尹氏孔子所譏世卿也異義穀梁非世卿傳亦同公羊劉定左隱五年尹氏武氏卽指此本與傳同經古文作君後師不識古文之異乃以聲子說之

尹氏者何也據七氏卒妾辭天子之大夫也據尹氏立王子朝王臣無五等爵與諸侯臣同世祿不世位也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劉子云古者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參而又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

外大夫不卒據陳原仲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據雖王朝大夫來言聘言使同列國大夫又無私交例不卒於天子之崩尹之主諸侯不必在崩時魯于天子崩使人不知在尹卒之前否但傳解經意以爲于此卒爲爲我主而己不必事實也爲魯主左氏以爲諸侯盟主又云晉趙氏主東諸侯凡言主者皆與此同

故隱而卒之言尹氏嘗爲王官合諸侯如劉文公故卒之王制之制天子之老二人爲二伯以屬八州伯無事則代天子巡守甘棠之詩召公爲西伯也有事諸侯入天子國則率諸侯以見王顧命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也春秋二伯之兵易書詩禮同有其制尹氏執朝權王喪魯人往弔尹氏以卿主諸侯如晉趙氏事分二伯之勞故曰爲魯主王臣絕外交無赴告之事因爲魯主有相統制之義故隱而得卒之也不世卿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記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秋武氏子來求賻稱武氏子者亦譏世卿也周禮世卿喪期在喪不舍事故大夫父死子即繼位視事此周通禮也春秋改之乃譏世卿喪娶喪未畢視事**疏**左隱五年尹氏武氏助曲沃即此經連見之尹武也

武氏者何也据以子繫父尹氏不子劉子不氏天子之大夫也据上有天王喪仍叔子大夫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据例言字未畢喪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仍叔之子繫其父不言之知父已卒孤未爵据已爵言字諸侯未葬稱子天子大夫視子男也班氏說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明爵者天子所有臣無自爵命未爵使之非

正也荀子云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武氏子在喪受命者臣爲君斬父喪將除父有君服不嫌使凶服也禮君服不棄業父喪棄業哀痛鉅重失常度也其不言使何也據仍叔之子言使無君也周禮在喪得出號令春秋改爲冢宰攝政所謂三年不言是也故君在喪不稱使據言使當言天王一年不可二君天子三年乃稱王也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荀子云賻賵所以佐生贈襚所以送死劉云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

疏 按荀說舊作賻賵所以助生贈襚所以送死今据傳文改正劉說見前傳乘馬曰賵蓋以送葬者也雜記云賵入門賻不入門此亦死生之分也曰歸之者正也据歸粟

求之者非正也據求金喪事無求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班氏云天子崩赴告諸侯何緣臣子喪君哀悲憤懣不能不告語諸侯也諸侯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赴告于諸侯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劉子云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也按天子不言有亡喪禮不求備物故譏之求

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春秋貴讓求者請道請道去讓言求皆以譏求者下于乞一等交譏之求以譏求者所求合禮則下不貢之惡見上下失正兩者皆譏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外諸侯始卒崇大國也諸侯曰薨以卒言者內君夫人稱薨辟其名從史文也如大夫例者內辭內大夫可以會諸侯故卒亦得同文也疏劉子云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

諸侯曰卒正也諸侯謂次國以上夷狄不言正不正曹以下不言者以大夷之禮待小國也春秋之義始于正本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欲治其國先治其君欲治其君必先明其正不正此治本之要道也疏春秋于方伯以上國于其終始交代之際必隨人詳其正不正于內則言隱元年有正定無正皆以正本探始也前見者不見齊桓是也不前見皆于卒假日不日以明之在外不日則于葬明之許穆公是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外盟例時月者謹外盟之始疏劉子云齊地虛之分

野也東有菑川東萊琅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

癸未葬宋繆公 書葬之始繆謚也葬而後舉謚其餘諸侯皆稱公者葬者臣子事從臣子辭內尊其君也不以國先葬者起春秋葬之春秋于諸侯有絕者不葬決去臣子以明絕之不絕者然後葬故葬在國先正王法葬桓王以舉下言者謂以天下葬一人不繫也葬不葬仍從春秋起義也

日葬 劉子引傳曰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按葬事以月明當時不當時不須再出日 **疏** 方伯以上例以月見其過不及之差著月以明禮制按月而更日不時而不月皆變例有所起

故也 葬者臣子事加日者變文以明繼嗣之禍 **疏** 按方伯月葬正例也大國則以日葬爲正何以言之以大國有無時葬者小國有無月葬者知以日月分大小以宋之日葬本爲正例師因其初記葬發此傳以爲後傳乃待以大國禮也公羊同又繼嗣之禍已明者不以日月見例惟未明者乃假日月以見之

危不得葬也 公羊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据副君與夷弒也春秋殺世子君不葬無繼嗣之道也與夷雖正爲繆公子所殺春秋歸罪于繆公故危之非其位而受雖受之不失爲正君子猶爲危之

疏 宋世家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繼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于是穆公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王者後例如宋制稱子伯在卒正末者春秋改制黜杞也因其土地側弱文獻無徵故也月者謹伐取之始 疏 地理志陳留雍邱下故杞國也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先春秋時徙魯東北二十一世箭公爲楚所滅

傳曰 傳者子夏所傳大傳也 疏 孔子修春秋已以其意口親授之子夏子夏乃筆其大例禮制與經別如喪服之大傳自爲一編所說皆大綱是也後師据此以答問如服問是也此傳依經編次俱錄問答之辭正與儀禮中喪服傳

同喪服傳中有引傳曰之文與服問相比附故公羊同出子夏而間有取舍相反美惡異致者爲此傳中稱引之文皆本舊傳但不盡舉耳以其所舉推所不舉故輯舊傳一卷

言伐言取據所引傳曰同出大傳知大傳爲初本服問次之喪服傳文又在其後今傳中亦九引傳曰與喪服同者例知亦出舊傳文也後師引傳解經有明文者少無明文者多如公羊全無傳曰明文是也但當由此推之外取邑不志

所惡也據盡惡事明以惡之

諸侯相伐取邑於是始春秋之始據左傳相伐取邑前此已見春秋于此始書則以爲始公羊所謂訖始也餘仿此

故謹而志之也凡言侵伐圍皆師至城下之辭詳書者傷其所害重也**疏**諸侵伐多有所取不能備書一二書以相起而已則諸侯之地犬牙錯紛難以指定主書者惡惡疾始兼爲莒叛以牟婁來張本也

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以十數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積成積而力多力多而能弒故明主早絕之班氏說弒者試也欲言臣子弒其君父不敢卒舉候間伺事可稍稍試之也**疏**衛世家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弟亦幸于莊公而生子完完

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莊公有寵妾生于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六年州吁收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

大夫弑其君大夫指公子公孫大國爲卿小國爲士通以大夫稱者出我言之也我之卿爲大夫不論大國小國皆謂之大夫也以國氏者据大夫以氏見公子子親大夫氏公子嫌也失子弟之道欲當國爲君故如志而氏國嫌公羊謂之當國弑而代之也劉子云祝吁變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莊公弗禁後祝吁果殺桓公按弑而代立皆公子子孫氏之則與公族弑君同鄭公子歸生是也去氏以起代立且以示貶疏劉子云春秋弑君三十六按此就十九國見經者言耳實則當時弑者尚數十倍于此因例在不記卒則不言耳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清內地約伐鄭也

及者內爲志焉爾爲遇再傳清內地遇禮近者爲主故內主之遇者据不言志据會盟遇

禮簡略不志可也相得也曲禮不期而會曰遇据下輩會伐兩國和好不相期約定地乃大信辭志者惡其從惡人擅興師招怨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衛州吁初立敘在後陳方伯王者後不稱公者非二代也蔡方伯國後州吁來春秋惡其從楚故以徐州待之【疏】劉子云陳國今淮陽之地潁川南陽蔡于此初見經秋輩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會伐不再敘此會伐之始也故謹而敘之也衛人祝吁也人者貶之其人蔡何明助逆貶也獨人蔡何人蔡所以人宋陳也不人宋陳者明非微者以助逆貶也【疏】宋世家衛州吁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

輩者何也据不氏疑未命公子輩也据言帥師以起弒知卽公子輩其不稱公子何也据逆女氏公子貶之也使從未命何爲貶之也据慶父帥師不貶與於弒公故貶也弒君必有先見專兵弒君之先見者君縱臣專兵則必有弒身之禍于其始見謹之明不可使大夫專兵孟子

云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是也劉子云隱以桓弟幼攝而代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異其辭遂與桓終隱世貶罪人也書帥師老其專兵能弒入桓公共弒隱【疏】世氏公子書逆女明以弒爲桓所親信與遂同皆起其弒春秋傷王道不明惡大夫專政凡書帥師尤惡不起其弒則起殺或則君權下移謹子孫之禍也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疏】衛世家州吁新立好兵弒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邪石碏與陳侯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

稱人以殺据或以國稱大夫氏殺有罪也据稱國累上人衆詞以衆討明有罪祝吁之挐据陳侯之弟殺陳世子招再言陳殺公子比不挐失嫌也嫌謂公子失其公子之道故不氏之若氏嫌與比同氏國則如鄭忽春秋至賤窮諸盜不繫國無名氏次則不繫國無氏以名見不繫國本國外之不有且明天下所共討以名見奪其爵秩明罪人也其月據討賊侵伐常事與不以日月討者皆例時以月爲變者不以月計也春秋以月計時事以月分尊卑除二者之外遂不以日月爲例春秋記事大事記之詳如君夫人葬薨大夫卒天王崩外諸侯卒大異

宗朝災祭事盟戰所關者大重錄之則詳故記其日小事則
從略如來往如致朝聘會遇外盟外戰一切小事皆例時大
事日小事時一定之例也亦記事之體應如是也至于輕事
而重之則變時而日月焉重事而輕之則變日而月時焉事
以大小爲準例以時日爲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時日之
中爲消息焉凡月皆變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月桓盟皆不
日而月變也柯之盟時者變之至也此日爲正月爲變時爲
尤變之例也小事例時如外諸侯葬例時月爲變日爲變之
甚此時爲正月爲變日爲尤變之例也又如朝時也變之則
月尤變則日用幣時也謹之則日因其事之小知其日月之
爲變外諸侯卒例日變之則月尤變則時因其事之大知其
月時之爲變凡變則有二等以差功過淺深故月皆變例從
時而日從月而時皆變之尤甚者有條不紊綱目明白先儒
因有記時分早暮二例遂偏推之則正例有三等無以進退
而于二主之間又添一主則正變不明端委膝混治絲而棼故使人疑之也

謹之也

謹始也緩誅踰二時月以謹之

于濮者

据無知不地

識失賊也

据濮陳地陳助討也踰二時握兵在陳外故月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

州吁已殺邢近衞三月乃立晉言月以起其緩

疏

衞世家石碏殺州吁乃迎

桓公弟晉子邪而立之是為宣公

衛人者 据尹氏立朝 衆辭也 据上下皆與之 立者 据天王皆不言立 不宜立者也

据朝言立 晉之名 据晉挈之 惡也 据挈如祝吁無知然 其稱人以立之何也 据殺稱人

有罪朝不宜立言尹氏 得衆也 得人故以人言 得衆則是賢也 民為君本衆所欲立其賢可知

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 春秋尊賢以賢治不肖 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

不與賢也 据諸侯卒言正不正不論賢否 疏 殺祝吁之後別有宜立之人石碏因衆人之心扳晉而立之國有賢君衆人所喜春秋不當立者多矣何獨譏此餘不當立譏不勝譏而衆所知故略言之此立人之所許嫌得者見不得故責之備也班氏云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也子曰賢不賢不可知也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劉子云濟上邑

傳曰常事曰視據視朔言視常事謂典禮視朔是也親迎亦禮制非常曰觀據觀社疏凡傳所言多大例如曲禮天子不言出數節皆舊傳文先師乃引以解經耳禮尊不親小事先王之制立三公以參天子立九卿以參三公立二十七大夫以參九卿立八十一元士以參大夫數愈多者事愈繁分愈尊者職愈少總大綱覽至要而已卑不尸大功據士匄侵齊不伐喪言還彼傳云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互言耳魚卑者之事也據小事直不登俎不如田獵君親者也公親之非正也劉子說人君貴德賤利以道下猶為惡不止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入脩以此化于國人國人安得不解于義解于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下書螟言災害起國家將亂云耳班氏云王者不親取魚田獵必躬親本以講武治兵若親自取魚嫌與下民爭利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此月者明當時也卒已踰期以其當時言者以晉主其喪晉立已後乃有喪主五月而葬也昭公早卒歸後殯已乃書定公即位此桓公亦早葬矣遲之于此以明不討賊不書葬賊既討則當修常禮也

月葬諸侯葬例以月見喪期此已弒十四月矣何更以月見不嫌略而不月故也此明討賊當更申喪制如從晉立時乃卒者然故上已見明文此非以月見其故也左傳云緩葬故也同

秋衛師入郕郕魯屬國此爲衛滅也不言滅者著以上不言滅書者起下入郕入者據外次國入微國內弗受也據入外之小國也義得拒次國郕據丙有成疑與向同國也據有郕伯也將卑師眾曰師據此推之則將卑師眾曰某師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少稱人君將言帥師也師入有貶辭此言正例耳【疏】此舊傳文

九月考仲子之宮工作時正也月者謹非禮以譏隱也考者何也據武宮言立考者成之也據君廟乃言立考宮室落成之名考之爲夫人也據不氏子者夫人辭成者無其實而權成之禮非夫人不廟修仲子宮妾僭夫人也妾廟賤不敢言立因有考室言攷起仲子非夫人而隱修廟以成之也不奪者所謂夫人之我敢不夫人乎然則歸賵亦以天王臨之而見正也

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言築見言考成之譏失禮使公子主其祭也王制支子不祭據定弋氏書葬葬則有廟公子支子君之弟及別妾子君為父後于妾母不得顧而禮緣情制當有恩禮故別築宮以祭之支子不為父後故可主之妾子不為君則妾不為廟也於子祭據弋氏于子世卒葬明得申其私恩於孫止據孫世以子氏譏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鄭注據傳釋之止後迎主于廟坿食于女君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仲子卒在孫世隱以禮得築宮探先君之志而為之築宮據禮文也春秋決嫌疑定猶豫禮于孫止則雖葬卒究非世子故非隱以明妾廟之禮

初獻六羽

初据同稅畝始也劉子云隱用八佾疏論語季氏舞八佾則魯用八佾季氏因僭之八佾天子之樂僭天子不可言時仲子妾廟降用六羽書初用六羽以起先之用八羽也八羽不可言託始妾廟以明其僭而餘廟仍用八佾可知此內諱大惡也穀梁子曰疏穀梁為子夏氏名學者不敢正言故魯人音為穀梁齊人傳為公羊姓名

音同字異三傳之通例後人誤以卜商姓氏爲之臆造五名非也傳皆子夏所傳偶有名氏者後師因有異解偶錄之也其言姓氏者明異說所本兩存者皆通姍言者存異解

舞夏

夏五色羽染人秋染夏鄭注染五色以夏狄爲飾

天子八佾

王至尊禮貴多

故諸公六佾

公與二伯王後降天子以兩也【疏】春秋公王國周公祭公外諸侯宋公升齊晉爲二老同公秩準天子三公之制台宋王者後共五公也知公禮異者据魯如齊晉也

諸侯

諸侯謂方伯國以與諸公連文也然則小國當用二佾自連帥以至子男則不用佾矣以王臣言之則三公六佾卿四佾大夫二佾元士以下亦不用佾經傳言諸侯有指士之君言者有專指二伯方伯言者須分別觀之有

四佾

妾廟以諸侯禮言者王制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疏】方伯爲侯八州之長爲伯春秋以魯衛陳鄭爲內方伯外秦主梁楚主荊蔡遷徐吳主揚從夷狄例共八伯也公爲大國六佾侯爲次國四佾伯子男爲小國用二佾則連帥屬長及七十里五十里以下遂不用佾也

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班氏云佾者列也天子以八佾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蔡邕說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六者象六律四者象四時也按此据論語八佾以

六爲行列數謂魯應用十六人借用三十六借諸公猶可言借天子不可言也

尸子曰

先師也人表序在孟子後

或以爲

舞夏自天子至諸侯

此諸侯亦當如上文指二伯方伯卒正而言以下小國不在此佼非也

數皆用八佾

八佾當作八羽字誤也

疏

按此以六爲行列人數謂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人爲一列天子八八諸公六八諸侯四八小國二八不如班說諸公六六諸侯四四也從前說以羽爲行列則用四列者用六列以此說補正其義謂行列皆用八人亦通以前說補正此謂一既減列又減人數亦可也經言羽不言佾故尸子以六羽爲一佾非六佾之所謂也

初獻六羽

此說重讀羽字以爲經不言八佾而言六羽明爲羽數而見

始厲樂矣

厲裂也與借對文裁裂之意

疏

尸子据經言六羽不者六佾知于每佾減去二二人應用三三十六人今減作二十四人以此推之則小國用二佾得十六人班說用二人則二佾四人疑少不成禮也二說大夫皆不用佾季氏用佾孔子譏之八佾爲佾數之通名用非其禮已足譏不必定借天子樂也

郳人鄭人伐宋

序會以爵明尊卑大小之分崇文德兵事尊卑相敵先至者序後後至者在先客不言及是也

邾小雖主兵不應序鄭上以稱人則可先鄭也小國上卿比于次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人以此爲邾之上卿而鄭之下大夫也疏宋世家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

螟劉子說觀魚貪利之應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螽災也劉子云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于常謂之異害爲已至異爲方來班氏云潛潭巴云災之爲言得也隨事而誅異之爲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

甚則月不甚則時災輕異重災時正甚則月異日正不甚則月螟無月以螽推之疏按災異以月不月記其輕重自記事之常與人事以日不日見褒貶者不同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左傳叔父有憾于寡人葬之加一等大夫稱叔父大夫不日因加乃日之

隱不爵命大夫據不言卽位不自正知不爵之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疏公子彄本未命大夫故左傳稱叔父未命者不氏如君能爵命尙可進之

隱方以不稱卽位見其讓必不可以隱爵大夫見于經也其曰日者春秋之書法不問時事也公子彄何也據俠卒不氏不日此氏公子又日先君之大夫也隱雖不特爵命然先君之舊臣有功未及進爵者予得成其志隱加葬彄成之爲卿以隱不當進之故託于先君之大夫不疑益師者在喪不請三年無改父道益師本卿其事甚明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據國重邑輕諸伐皆有圍取邑猶不志久之也据明年冬乃取伐不踰時荀子云師不踰時不留衆班氏云古者師不踰時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戰不逐奔据議袁婁盟司馬法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誅不塡服荀子云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須刃者生蘇人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于宋曹觸龍斷于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四海

之內若一家適違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苞人民苞讀爲俘包取毆牛馬曰侵傳曰侵淺事也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司馬法云家宰與百官布令于軍中曰入罪人之地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不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疏按司馬法王者征討之法也春秋侵伐與古異孟子云無義戰是也侵輕于伐者侵輕掠之師不稽時月伐者舉兵深入延日遲久所害于深苞者毆乃爲淺事伐壞則日久乃行苞毆不暇于伐壞伐壞未有不苞毆先儒分而言之誤左傳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意亦分輕重大旨相同也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疏輸左作渝

輸者据傳盟信言渝不墮也据渝盟猶敗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据不盟而信喻以道相和好也來輸平者据盟言來不言輸不果成也劉子云鄭獲魯君按狐壤之戰隱爲鄭獲春秋

深諱其事【疏】傳曰諱莫如深深因其恥大故諱深諱深必有所言輸平也見此何所見曰四年會伐鄭吾與鄭人未有平也無平而曰平明非平也來接內也來接者必有姓氏不言姓氏傳曰不言其人爲內諱也來接而不言及起其接內之爲獲公也輸平文甚事愈惡者言愈文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齊地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據楚取宋彭城不志久之也據上書圍也圍取邑不志此志因其圍取勞民動衆錄其本末與志疏數同也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班氏云伯者長也叔者少也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婦

人十年稱伯仲婦人質少變陰道促早成十五通乎織紝紡組
之人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
字也疏班氏云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
也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於朝妻榮於室隨夫之
行故禮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曰生無爵死無謚
春秋錄夫人皆有謚何以知夫人非爵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
稱之曰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如
是爵君稱之與國人稱之不當異也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此媵也因下成之爲夫人故與伯姬同傳

白虎通義引公羊傳曰
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

滕侯卒 稱侯者本爵也王制一州之內方百里之國三十又云
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春秋魯屬國曹莒邾滕薛杞六
卒正皆侯爵百里之國春秋以侯屬方伯則號不可以苟同故
六卒正皆不以本爵見而稱子伯以辟方伯子伯非爵也子爲
七等首伯爲字子尊于伯曹以伯始以薛伯杞兼子伯終明一
例也外屬國滑稱伯明辟則稱伯邢稱侯明凡屬國見者皆侯
春秋異之以辟方伯也傳以魯爲千乘之國于邾亦曰千乘之
主則邾非小國也春秋之伯皆爲字非爵子亦爲貴稱非爵傳

渭南嚴氏孝

曰子貴之也大夫得稱子又曰子卑稱也公羊曰字不如子子貴于字一等故非實爵以其爲貴稱故凡諸侯之進爵者退爵者皆稱焉夷狄之國亦統稱焉楚吳皆稱王以子名之奪其王以子加之而已非實爵名春秋凡屬伯子男爵之國概不見外七州唯見六卒正魯屬六卒正以下見連帥之國二十一合之方伯卒正共二十九亦皆百里疏曹稱伯居首以字見莒子夷狄之子吳楚從之邾進子在前子尊于伯以狄道退之則子杞以伯毀焉以伯始以伯終明皆侯爲辟方伯不以本爵見也中有三子以明稱子之例子非實爵故子可以在伯先也杞本公爵或稱子稱伯者明子伯一也卽紀侯以子伯並見之例也小國稱無定大國稱有定者皆爲辟方伯也小邾進以子稱則邾之附庸所謂不能以名通附于大國者也則曹莒邾三國爲上等曹居首同姓也莒邾以近次之滕薛杞三國爲下等滕以同姓居首次薛杞以伯終之

滕侯無名本有名春秋削之言無也疏據成以後卒皆有名則此有名可知無如隱無正桓無王之無非本無名也

少曰世子世子則稱世子不制名自以爲一顯世子無取分別故不爲之命名

長曰君立則稱君而已名以相別國只一君不用名廟祝皆曰滕侯而已

狄道也曲禮夷狄雖大曰子以稱子故以狄說之

戎狄之道不制名以相別異少曰世子長則曰君自尊以氏于太上春秋以不名之法狄滕耳【疏】春秋狄之也春秋唯天子不名諸侯無名借天子禮也天子無上故臨下不名滕諸侯有天子在不命名失臣子之道以為夷狄乃有此事耳

其不正者不正謂非世子**名也**謂狄人凡不正者乃有名此引狄人無名以證春秋無名之為狄滕也春秋狄國有三術稱國以狄之晉鄭之類是也異國之名戎伐凡伯貿戎之類是也無名狄之滕秦是也滕成以後有名而前無秦成以前有名而後無名更代之道也滕在隱世不卒卒者起本爵侯也見本爵侯以起子為辟本爵【疏】春秋內魯常見卒正辟方伯以子伯見外卒正常見以稱男許男是也何以見子伯之非爵曰春秋王朝大夫稱字卿則稱子子與伯同稱子尊于伯知子非爵也列國大夫例名齊高子稱子大夫可稱高子而不可以稱男以此知子非爵也邾子稱子小邾子亦稱子附庸無爵而稱子知不為爵也吳楚之君僭號王正之而稱子傳曰卑稱也明非爵也卒正莒邾滕三子子尊于伯故在伯先也子不為貶滕者後滕有名猶稱子秦無名猶稱伯知去名郜狄之不以伯子異也方伯八四侯二伯二子卒正六二伯三子一子伯並稱子不為卒正定稱故附庸大夫均可稱子使為定稱則不得稱子故以子伯

共見起之也伯爲字稱方伯之秦鄭王臣之祭單皆字也故方伯以二子二伯見春秋字不如子子在字上春秋之字稱伯仲如唐人鄭九杜十子則爲尊稱子游子夏沈子魯子是也古人相敬則稱子此正其例非爵也據狄不名春秋之義諸侯用中國禮則中國之用夷禮則夷之秦滕本中國用中國禮因其用夷狄道狄之也滕秦始狄後從中國楚吳狄也以名卒進之從中國禮君前臣名狄不臣故不名也

夏城中丘中丘內地城新作城也後言中丘者從一城名見同也

城爲保民爲之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疏**民散無以避盜賊禦寇亂故作城所以保也民衆城小則益城必民衆城小不足以容民然後乃別城耳益城無極傳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自守是無民衆城小之事也魯民不加庶而累別城勞民設險不足以相守而累城不已是無限極也凡城之志皆譏也統謂別城也內如中丘之等皆譏也城諸及防傳曰可城修舊也春秋修舊不書譏新作于城亦同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來聘之始崇大國也疏經於方伯以上國乃言母弟母兄小國以下無

諸侯之尊凡有土之君子男以上通稱諸侯疏班氏云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焉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罰爲陽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也故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并數邑居山川至五十里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山川之饒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以均有無贍其不足制土三等何因土地有高下中三等

兄弟不得以屬通據常辭內外通言公子屬兄弟之私恩春秋貴貴以君臣之義厭其兄弟之恩通謂自內及外皆以公子爲正稱不得言兄弟也喪服傳曰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班氏云諸侯絕期者示同愛百姓不獨親其親故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

其弟云者據盟會不稱弟帥師殺齊稱弟兄有別義

以其來接于我據來則以稱弟爲正辭非別有所起

舉其貴者也以兄弟稱見榮寵親信于鄰國兄弟通母弟著其兄弟微其君臣如君親來之辭也疏恩重

渭南嚴氏孝

親親之義得以屬稱常辭公子以尊尊言私不廢公也接內稱弟以親親言恩能掩義也齊大國弟貴臣來接舉貴喜其來故盡其尊也

秋公伐邾

邾近國不諱兵事曹獨諱兵事者曹爲同姓卒正首于是不諱則爲魯病矣且以葛起曹之亦有兵事而經諱之不書此辭盟故蔑盟不日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

傳以戎爲衛公羊左傳多以眞戎解之者就經文說之也故說經有未修以前之說既修以後之說須兼明之

凡伯者何也

據聘伐兼言嫌其異

天子之大夫也

據稱字天子大夫氏采采國辭如蔡叔許叔之稱天子大夫親子男是也諸侯大夫氏氏雖有采不國敢見非天子所封也傳曰不言諸子非天子所封是也

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

據伐有所斬壞之稱也

大天子之命也

據外執諸侯猶言執知此大之也伐天子命是伐天子罪重于常執故大之言伐

戎者

據不地西戎遠在外州不能入

執又隱世不見夷狄衛也據楚丘衛地非實戎地楚丘之衛也戎衛者據秋鄭言鄭晉言貿貿戎也疏按此辟諱託名之例春秋當不止二條今明文可攷者本傳之戎衛公羊之貿戎與齊仲孫而已攷禮王者不治四夷春秋眞四夷概不見經則其稱戎多爲託名也今頗由此例推廣之爲其伐天子之使犯天子不敢言衛也貶而戎之也犯順宜貶貶窮于人不可言衛人故詭辭託戎以存中國而地楚丘以起之疏不單稱衛以戎之者戎衛則終貶之如蔡秦是也春秋內衛鷙從中國故此別以戎主之不出衛不可言衛也晉以二伯故戎晉言貿戎貿晉地猶言楚丘也三國北近戎故可託戎也楚丘據貿戎不出地衛之邑也據城楚丘王師有敗文故言貿戎楚丘有伐故不楚丘戎以歸據不言執當言以凡伯歸猶愈乎執也劉子云周室多禍戎攻其使據言以凡伯歸則以爲執辭言以歸先言執惡在執以歸無惡辭不言以凡伯歸辟執文言以歸不言執則以歸爲善辭也

八年

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垂內地

不期 期地期約定地相會 而會 行會禮餘會皆期地 曰遇 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先有期地未至其與遒相見而行會禮不更至期地爲遇也傳又曰一君出一君要之聞其來因侯于道不復至期地也 遇者志 据不志 相得也 志宋衞相得外遇不志志者在內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劉子云鄭伯以邴將易許田 疏 鄭世家鄭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

名宛 据言使命大夫宜氏 所以貶鄭伯 王制曰次國之卿命于其君者加小國之卿据小國乃不氏貶臣而君亦從小國例貶矣 惡與地也 惡大惡應得貶罪奪爵從小國此專責鄭與地也 疏 公羊云宛者鄭之微者也此就旣貶之後言之使不以微者知爲惡事貶之

庚寅我入邴 此專責魯受地也時鄭以不祭泰山無用之邴歸魯尚無易祊明說後數年鄭人許乃從魯假近許湯沐閒田魯勤鄭取許皆京于此故以易許用主之

入者據言歸不言入內弗受也鄭雖歸而我義不得入曰入據日入內滅中國辭惡入者也惡大惡內滅中國惡此入天子邑以國言之與下日入許相起邴者據惡疑國鄭伯所受命于天子鄭爲二伯故禮得從行有湯沐邑疏據左氏國語鄭爲二伯所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是也鄭之伯黜齊桓代之然經不以伯禮待鄭隱世鄭何爲伯故以二伯之禮待之而祭泰山傳鄭伯冀州國當以屬于北嶽東嶽主青徐二州西嶽主雍梁二州東西二嶽中外分界禹貢海岱華陽以二州二嶽爲界明當坿于二嶽也鄭不在東方泰山下有湯沐邑巡狩二伯當從不拘方嶽故鄭得有湯沐邑于泰山下也若方伯則各會于方岳下之邑也許慎說諸侯有大功盛德于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共祭祀疏劉子云五嶽泰山東嶽也有湯沐之邑邑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霍山南嶽也嵩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施德溥大故視三公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蔡初記卒日以爲同盟也後乃狄之不純用中國禮疏蔡世家宣侯二

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

諸侯傳言大國次國小國又言諸公諸侯統以諸侯爲言何也魯侯從我言皆舉侯或曰舉其中可以包上下也

日卒正也方伯正例並爲宿男卒起

辛亥宿男卒小國不日日者明不卒以一見起例

疏班氏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合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據周制也春秋公羊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順逆也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聞同伯者白也明白于德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伯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上有可次下有可第中央故無二五十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進人也

宿據小國不日次國不名微國也下據男與許同男在于下微國謂不與盟會未能同盟劉子云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同盟謂常書盟會見經之國必同盟乃書卒葬以見五月同盟至之禮大國齊晉宋次國衛陳蔡鄭小國與許曹莒邾滕杞薛此中國之書同盟者外州夷狄不言同盟而有盟會者秦楚吳是也王臣天子三公九卿常見于盟會亦書卒者傳曰爲魯主左傳所謂喪之如同盟禮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春秋惟此十八國與王臣見盟會又傳之所謂同盟者以同盟之例待之而已不拘事實會否同盟亦不泥經書同盟與否故但卒皆得爲同盟之國凡不在同盟雖見同盟如小邾而通不得卒葬左氏以同盟爲例與傳同此先師舊說也疏此卒者一卒示例起千八百國舊史卒者多春秋削之僅以同盟之國見也小邾不卒郳庸也夷狄卒楚吳主會盟進之也天子臣卒劉子三公也尹氏大夫也王子虎鄉也因同盟乃得卒之左傳以爲喪之如同盟是也故男卒也左傳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赴以名則書之不然則否此與傳同男卒謂不名也以名名卒則嫌正卒故削之以見不卒也疏此不卒之者一卒以見卒例因不名以起同盟乃名十九國乃爲同盟也凡例常者不一而足一者皆變以起其餘之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宋在齊上王後尊于先參盟何為託始于此大國言宋齊同姓之國舉衛此舉親貴之大例春秋凡舉以見例者多目三國也此為始如殹女言齊晉衛胥命言齊衛是也

疏齊二伯在宋下未成伯也

外盟不日據曹南不日此其日何也據石門已謹始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據左傳參盟已前見矣傳言此者公羊所謂春秋之始也故謹而日之也據石門月此日知以謹參盟也

人三為眾為惡有助因是往而不反糾聯攻伐迄無已時故譏參也不于後議者後事不勝議惡惡疾始故于參議之以絕其源易為功也

詣誓不及五帝班氏說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伏生說五帝之治不言而喻不俟詣誓之言

疏白虎通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大人之道故謂顓頊也謂之帝嚳者何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眾聖之主百王

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

盟詛不及三王

班氏說三王夏殷周也據三王殷周詛誓而不盟詛如二伯之事周禮有盟以治諸侯之變故二伯以盟詛約束諸侯三王不躬親詛以爲治此尚書說非春秋說也春秋乃尊以盟詛顯

疏 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也白虎通云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云者有天下之大號以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子之大禮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所以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己著欲顯揚己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于前也不以姓爲號何姓者一字之稱也尊卑所同也諸侯各稱一國之號而有百姓矣天子至尊即備有天下之號而兼萬國矣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爲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爲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于天下無爲立號也或

曰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
道人皆樂也論語曰唐虞之際帝嚳有天下號曰高辛顓頊
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有熊者獨宏大道
德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

交質子
據左傳春秋有
交質經不言之
不及二伯
劉子說王者已爲州伯所
以復有二伯何欲使紲陟

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伯紲陟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
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二所以稱爲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
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爲其盛故抑之也班氏說齊
桓晉文霸于周者也又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
天下紲陟按周初分陝而治周公主東南召公主西北王制
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
曰二伯孔叢子古帝王分天下使二公謂之二伯又云王季
以功九命九命作伯受瓚鬯之賜交王國得專征伐猶周召
之爲伯是也小國統于方伯方伯統于二老天子在上不勞
而治強幹弱枝以簡御繁之道也東遷以後王道不行天子
內臣不命二伯八州方伯不復統馭春秋欲明王法以馭諸
侯因桓文有糾合之功授齊晉爲二伯齊晉爲正楚吳爲變
路示中外之分又爲黜陟之道假以內臣之制尊託上公之
品故序宋公上內公言如得通及天下諸侯齊桓方與沒隱

晉事晉文既伯終于春秋傳曰桓非受命之伯譎非內臣也將以事授之謂春秋託之也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春秋以二伯爲綱所序皆統于齊晉也禮制有盟春秋惡之者齊晉以盟詛糾合諸侯故春秋重盟貴胥命而譏累盟謂不純與之也戰國以後通行交質傳陳古之變謹盟詛之始二伯功用全在盟詛因盟詛之衰既知二伯之美不及謂僅免于是後不爾也故五帝三王之不及即三王二伯之治本也

疏 班氏云伯者何謂也伯者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伯一州故謂之伯也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一屬十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唐虞謂之牧者何伺質使大夫往來得親諸侯故謂之牧王者所以有二伯者何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春秋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者主其易乃俱至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言面八百四十國矣按劉子引魯詩傳與公羊同文魯詩與穀梁同師是穀梁與公羊同也班氏云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

公晉文公是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帥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豕韋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班氏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諡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鈎命決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伯鶩

八月葬蔡宣公三月而葬言八月見其渴早遲由經書之託以見其臣子志此蔡記卒葬之始也

月葬方伯月葬正例也此以月葬問者六月卒八月葬是二月葬不及時者故也爲繼嗣有亂禮五月葬經于常文以五月書之如其有他故則或遲或早因其遲早以見意如內之書卽位不卽位非因卽位乃書不卽位不書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言及以尊及卑也凡人通言及

可言公及人人小國大夫盟會之稱莒國君尊不敢公其臣更微貴賤相懸故無疑伉之疑惠能逮下有寬下之美內尊外卑臣子所樂道者不可言公及大夫據處父伉大夫謂大國大夫尊同小國之君與

公尊近相嫌春秋決嫌故去氏使同小國大夫與稱莒人等則不嫌也明堂位諸侯之位尊卑近者異面異者同面禮異姓同車同姓不同車皆以明嫌也

螟劉子云時鄭伯以邴歸我將易許田有貪利心

冬十有二月無侅卒公羊此展無駭也與左傳同不日者因不氏起俠時此蓋貶之

無侅之名據左氏以無駭爲司空且帥師則非微者以爲人極貶則卒當氏不應終身貶與翬同未有聞焉不得其尊卑名氏之故師說舊無傳言聞者明說皆有傳否則不敢以己見質言以此無聞起餘皆有闕也

或曰此以無駭爲未命同彄隱不爵大夫也傳說同公子彄與入極傳異以爲同所俠

疏知非貶者前去氏己明又不日也

或說曰此說同公羊故貶之也公羊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據前帥師傳貶也稱將尊也不氏知貶也於卒焉貶者滅同姓大惡諸侯名罪當死也前去氏貶在君名宛則所以貶鄭伯是也此于卒焉貶貶其私罪翬之比也不日者傳惡也猶月明非微者

疏左氏以此爲請族氏展與公羊展無

侯說同此又一說以明諸族乃得氏之禮但此一見例不當推以說別經也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桓王二言使按博士經說無下聘明文傳以爲譏是也周禮有下聘明文劉歆以攻博士者也据以疑傳非也異義公羊天子不下聘今傳無此文矣

南疑其采氏氏姓也据天子大夫以采爲氏不加諸侯大夫氏王父字也然其子孫即以采爲姓曰氏姓兼釋之季据王季子字也据天子大夫字也聘据與外大夫同辭問也使人問其安否聘諸侯据諸侯使人自相聘非正也周時制天子實聘方伯春秋乃爲不下聘所以尊天子也劉子云孔子曰夏德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君子是以知周德之亡也又曰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又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故三王術如循環

疏 今文天子不下聘者許慎云公羊天子不下聘與此同也左氏雖無下聘

明文異義以左氏同為古學當與周禮同實則非也漢師十四家博士說無異同左氏禮亦多同今學周禮晚出又多立異與今學相輔不足疑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繼周謂春秋也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時輅冕者通三統也樂用韶者備四代也升更始云七廟据周禮則餘多夏殷禮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劉子云大雨雨水也震雷也

震雷也 据震夷伯廟 電霆也 据在震下劉子云天所以有雷霆風雨霜雪霧露何欲以成歲潤萬物因以見災異也震與霆皆霹靂也電謂電光也

庚辰大雨雪 劉子云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即已發矣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育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公以弟桓幼攝而代立公子翬

見隱居攝已久勸之遂立隱不遂立翬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弒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雪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危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弒之禍將成也公不寤不二年而弒

志疏數也（據雨不日此日志二異相連數見疏以起閒八日數以言僅八日劉子云異有大小稀稠占有舒急緩急聖人所以決疑也）八日之間（癸酉至庚辰得八日）再有大變（變異也雨本月志因二雨不應連見遂成大異此非見日不足以起其爲大異也）陰陽錯行（劉子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也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故謹而日之也（據二日以謹再與再取邑同）

疏　此疏數例不言日月則不見其意故假日月以明之如即位以年決不日而定公書戊辰即位以與喪至相起又如御廩災乙亥嘗類皆以日見意此與人事相同而日月異以見例者不同

雨月志（據月以記時節雨雪大雨皆同）正也（月以記時明其緩急常變此不爲例者唐宋以下以爲日月不爲例此類是也）

俠卒不日者未命不日禮降大夫

俠者據卒者宜有氏所俠也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疏此說爲二傳所佚知傳本詳事實姓氏之學亦精

弗大夫者據卒者大夫例宜氏之隱不爵大夫也公羊作吾大夫之未命者按餘君卒大夫皆氏惟隱再見不氏者

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據以爲大夫當請命于天子不大夫之則不應卒卒之是已命曰日者經意如此非事實由不即位不有正月推之不成爲君也不成謂攝也隱自以爲攝君不自君則臣亦不得臣故以未命言之疏所謂未命不氏者也未命不卒此卒起所執大夫事非未命以成公志也隱不自正其臣從之所謂以臣從君

夏城郎郎邑也夏城不時譏之也城諸及防傳曰可城也可城則不書雖修舊不時則譏傳文偶未備耳

秋七月

無事焉何以書據元年正月無事以起即位此無事言月不遺時也傳曰春秋編年四時具而

後爲年必四時具故不遺時必書首月以記時變僖歷一時首月言不雨餘月不言是也於此乃發傳者疑而後與之平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也于後又補傳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宋邑也會于防謀取防也

會者外爲主焉爾 疏 左傳不與謀曰會與謀卽主謀言會則所會者爲主故齊晉會皆日會不日及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中丘前已城此猶同名者非舊制不以邑許之 疏 據左傳鄭二伯也敘在齊下者經以鄭爲方伯也傳有黜陟經不能如此故終春秋以鄭爲方伯也在喪不稱子又與方伯異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劉子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也 疏 上下有公是公在師也公在而曰翬翬不臣也師中知翬而不知公起翬有無君之心彊將爲

弒也齊人鄭人者齊侯鄭伯也何以不言侯伯也貶也何為貶之以羣貶也貶羣不可以不貶其同會也貶則如微者避公在師之辭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內地 疏 地理志濟南有菅

內不言戰據外戰而後舉敗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敗外不言戰是也內諸夏而外夷狄中國敗夷狄不言戰是也夷狄相敗者大夷尊厭小夷楚敗徐是也舉其大者也戰以求敗敗功大于戰不言戰舉大而略小言若直敗之不須戰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防宋邑此後為魯

取邑不日據取闞不日取邑小事誠中國乃日此其日何也或郜有國辭或以見疏數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春秋惡人乘危幾急時有乘人之危貪利忘義蔡潰傳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又不伐喪又曰不正其乘敗人之積皆惡取乘危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再日以記再取

與紀災同

秋宋人衛人入鄭 舉入爲重不言侵伐戰敗圍矣見者不復見也 疏 報前役三國伐鄭何以不敘從伐之國舉二國爲重以外可省此春秋隱見例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 時三國伐載劉子云鄭滅載

不正其因人之力 公羊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而易取之 時三國伐載鄭伯自謂于三國有讎將救之載人信之因滅載春秋惡其詭詐託義兵以取人國不日滅而日取明因救滅之言取以起其實

故主其事也 主事謂書鄭伯伐取時三國皆有所取惡其詐使鄭主其事專蒙滅國之罪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已滅矣此取之衛也初入不日此何以日非齊鄭取之內取之也內取則易爲日外惡事也何以知我滅以郕後爲我邑也衛初取郕衛與鄭有隙而和于我故取郕以報衛求喜于內也

入者 據取之衛人當言取取邑易辭也 內弗受也 以滅國罪加之 日入 據前伐不日此取邑之辭

矣何猶惡入者也惡內兼惡齊鄭以前入郕據前已入國也
日之非滅至此乃滅之辭此書爲遣
據日仍科以滅國之罪也衛初取不能有丙同姓宜救之因
人之力取而自有郕自是乃眞亡矣故初入不日此再取乃
日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以滕先薛者尊同姓也稱侯者本爵也此稱侯下稱子稱伯者春秋制名之例也春秋決嫌明疑不使尊卑相混故皆定名一稱爲其文繁難見故立意懸從不使相嫌不拘舊封不守周制一稱惟春秋之制而已周制有五等爵公侯伯子男是也魯齊燕宋杞舊封皆公而有二伯王後之制而春秋制一法爵惟見公侯二等不見伯子男王臣王後稱公方伯稱侯此一定之制也至于卒正皆百里之國依爵皆稱侯內之滕侯薛侯紀侯外之邢侯隨侯是也而通稱則惟以伯子男見不稱侯蓋一州三十百里之國八州共得二百四十侯兩春秋錄大略小故凡見經者皆百里之國不能下及子男五十里七十里而上舍百里亦已明矣春秋二王後稱公方伯稱侯小國稱伯宋王後稱公而黜杞爲伯以殷小國之末齊本公以非內伯改侯以辟內臣魯本公稱侯以爲方伯故春秋之爵祿與周初全不合春秋尊卑因名以立不

如此不能明也後世譜帙名號之書皆緣飾春秋立義至以爲周舊爵本如是是循末忘本以杞滕之其疑自破矣春秋立義小國用見卒正之義卒正皆百里國而不能與方伯同苟或改稱伯稱子稱男則其本爵無故奪之且不見百里之制故稱侯以明本爵以起下稱于稱伯之爲以子以字而非貶而以爵稱以起本爲侯爵春秋正名辭窮相避以成方伯之尊也惟其非定稱故非卒正亦可言伯鄭伯單伯是也方伯亦可言伯秦伯鄭伯是也不相疑者以秦鄭鄭單之尊卑不嫌也非卒正亦可言子楚子吳子是也不稱別者以小邾與楚吳之貴賤不嫌也亦春秋貴賤不嫌則同號專爲此子伯發例此品類過繁不能碎折立其名號又有定之中又復無定如方伯而稱伯子以入七等故惟侍別有起文以明其尊卑貴賤而此之稱則可以假借通用以此明所見于伯皆非爵也男惟二見許外卒正稱男以別于內卒正亦非爵稱也不稱伯子稱男者其方伯稱伯故其卒正稱男不稱伯以男鄭伯曹不言子獨見無所起故稱男以議內加等之例推之爲伯矣宿男不言卒則男不見可知此以書卒見不卒書男見不言男所謂以所見起不見也以爵言之則子伯貴于男以春秋言之則男貴于子伯男猶爵而子伯乃等之卑稱耳春秋所序諸侯大國三而一公二侯侯郎爲方伯之爵方伯八而四侯二子二伯而子伯郎爲卒正之稱六卒正

而三子二伯一子伯並見而子伯卽爲方伯之稱以此別有起文故貴賤不嫌也吳楚之子不如五等之男故曰子卑稱也齊晉不同稱公以非內三公也鄭秦不稱侯以爲王畿諸侯一主東一主西也莒不稱伯實夷也邾不稱伯初進也滕不稱伯狄之也就其本言之則當云齊公晉公宋公陳侯蔡侯衞侯鄭侯許伯莒伯邾伯滕伯薛伯杞伯小邾子不加是者不能也文不能而實如是者所謂實與而文不與也必知其常然後知變既窮其變則仍守其常觀其常變之故與夫文實之端則信乎春秋爲興王之制進退褒貶非復時王之爵祿矣

疏 班氏云三歲一閏五歲再閏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攷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伯大明黜陟是朝有進退爵秩之禮春秋諸侯不朝天子而政在大國猶相朝因此以託王法滕薛來稱侯本爵也邾年葛來稱人明得退也因其朝以明黜陟孟子曰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伏生說諸侯朝天子無過行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諸侯朝大于之禮也傳曰攷禮一德明亦有述職攷功之事方伯得進退屬國故大國爵有定小國爵無定外小國有定內屬無定內從升降之也侯者尊之不嫌同公者侯爲五

渭南嚴氏孝

等通稱傳曰諸侯是也內尊君曰公故不嫌外從小國從下稱得言公者不統于公不相嫌也此遠近之義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無事謂無喪葬朝守之事無則可朝有則不可朝攷禮修德攷禮修德之文見大戴禮朝事篇天下無事謂六年遠近之畢朝之年然後使諸侯相朝也所以尊天子也王制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攷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班氏云諸侯相朝者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事法度無所變更所以攷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亦謂是也疏朝者君自行之辭相者互言小國統朝于方伯又朝于二伯也二伯天子內臣朝二伯郎朝天子方伯二伯所屬朝二伯亦以尊天子也春秋公朝京師言如于齊晉亦言如明方伯朝二伯與京師同也宋亦大國不言如王者後爵尊不任事不如二伯相統制也曹莒滕邾薛杞小邾與杞于魯言朝者爵方伯所屬當朝也會盟小國但序魯屬者王制曰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二老左傳伯合諸侯則侯牧帥伯子男以會于伯是春秋內魯小國獨言魯屬也凡內不與魯屬無所統也序而內不在有所避也言內屬以起內在也楚夷狄亦言如者痛其爲不能奪其實也王畿無方伯故內無朝事外不通諸侯此也

諸侯來朝時

正也朝禮常事故時犆言據言穀伯綏鄧侯無離來朝同時也同時一去一來犆言使爲二事累數据言滕侯薛侯來朝也皆至也同至言來使爲一事滕薛皆近魯之國疏知近魯爲卒正者地理志沛郡公丘下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魯國薛下云夏車正奚仲所封國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許也入鄭辟內此日內者許遠鄭近鄭同姓許異姓也月者謹之起其滅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此滅許也許與鄭爲近春秋初以爲鄭之卒正魯湯沐之田近許故下繫許謂之許田湯沐皆天子開田許乃封國與許有別許稱男誂號也鄭方號伯故許不可稱子伯詞窮故以男稱鄭以伯爲方伯許以男先曹也許在鄭後以顯屬鄭且以界鄭曹明方伯屬國之分內不言入言入則滅也言及從內及之也日入許中國也疏許田爲魯食邑王制方伯湯沐邑如天子元士菑不能五十里之國也魯全食之許乃百里與開田有別也事詳左傳下許叔入許許更立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疏】魯世家十一年冬公子翬諂公謂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翬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于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爲殺隱公子允許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蔿氏翬使人弑公而立子允

公薨不地 据公薨皆地夫人乃不地 故也 据閔不地故非正卒謂弑 隱之不忍地也 隱諱也傳諱莫如深深則隱諱之深無所見故不地 其不言葬何也 据桓公言葬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 賊者罪人君弑其臣子能討賊則經紀其葬不討賊則賊或繼立或踞位是通國皆賊無復收藏之人也 以罪下也 下謂臣子葬桓王傳曰舉下也葬臣子事不葬是無臣子也不葬是後君與弑也 隱十年無正 据十一年惟元年有正月也 隱不自正也 隱自以非父命有讓志故于元年去即位十年無正以成其志固正其義 元年有正 元年無正定不當立春秋去十年之正存元年之正以明傳立 所以正

隱也劉子云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
是以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隱既得天倫之正復有君
父之命乃探揚父惡志存讓國十年無正明弒逆之禍全讓
于讓也元年有正所以張大法黜邪命以朝廷之正義絕閨
門之私恩所
以治惠公也
補疏
隱公十一年合周南十一篇齊詩一
一篇小疋後半三京三篇十一篇

華陽林思進覆斠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一終

渭南嚴式誨斠鐫